



吹響社福制度悲歌 無聲的反擊

戴葦婷 文

在電影的結尾，主角布萊克留下意味深長的遺言：「我是人，不是狗。因此，我要求我的權利，我要求你以尊重待我。」

英國獨立電影導演肯洛區 (Ken Loach) 藉由在2016年獲得坎城金棕櫚獎的作品《我是布萊克》 (I, Daniel Blake) 來控訴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僵化以及冷血無情。當制度良善的立意已經扭曲，平等變成紙上談兵的空泛，是不是再也救不到人？這是肯洛區質問的問題。

對福利制度的控訴 無聲勝有聲

《我是布萊克》承接導演一貫的風格，它既不是容易吸引眼球的好萊塢式電影，也不是高深莫測的藝術片，是一部平實無華的電影。不論在拍攝手法或是劇情皆簡潔明快，主角們像是觀眾周圍所熟悉的人，沒有螢幕與觀眾間冰冷的距離。而正是這樣的特性，才得以走進觀眾內心，發人深省。平實近人卻震撼人心，就如同他在2006年的作品《吹動大麥的風》，訴盡時代的悲哀。

片中年近60的布萊克是個按時納稅的好公民，當他被醫師叮囑不能工作，想行使他的公民權申請就業津貼時，卻因為種種荒謬可笑、繁文褥節的官僚規定而屢受阻礙。最後他決定上訴，但是英國政府為了防止別人濫用法律資源，有更為嚴謹的限制。於是布萊克就在漫長的上訴中，因為病發而過世了，徒留觀眾悲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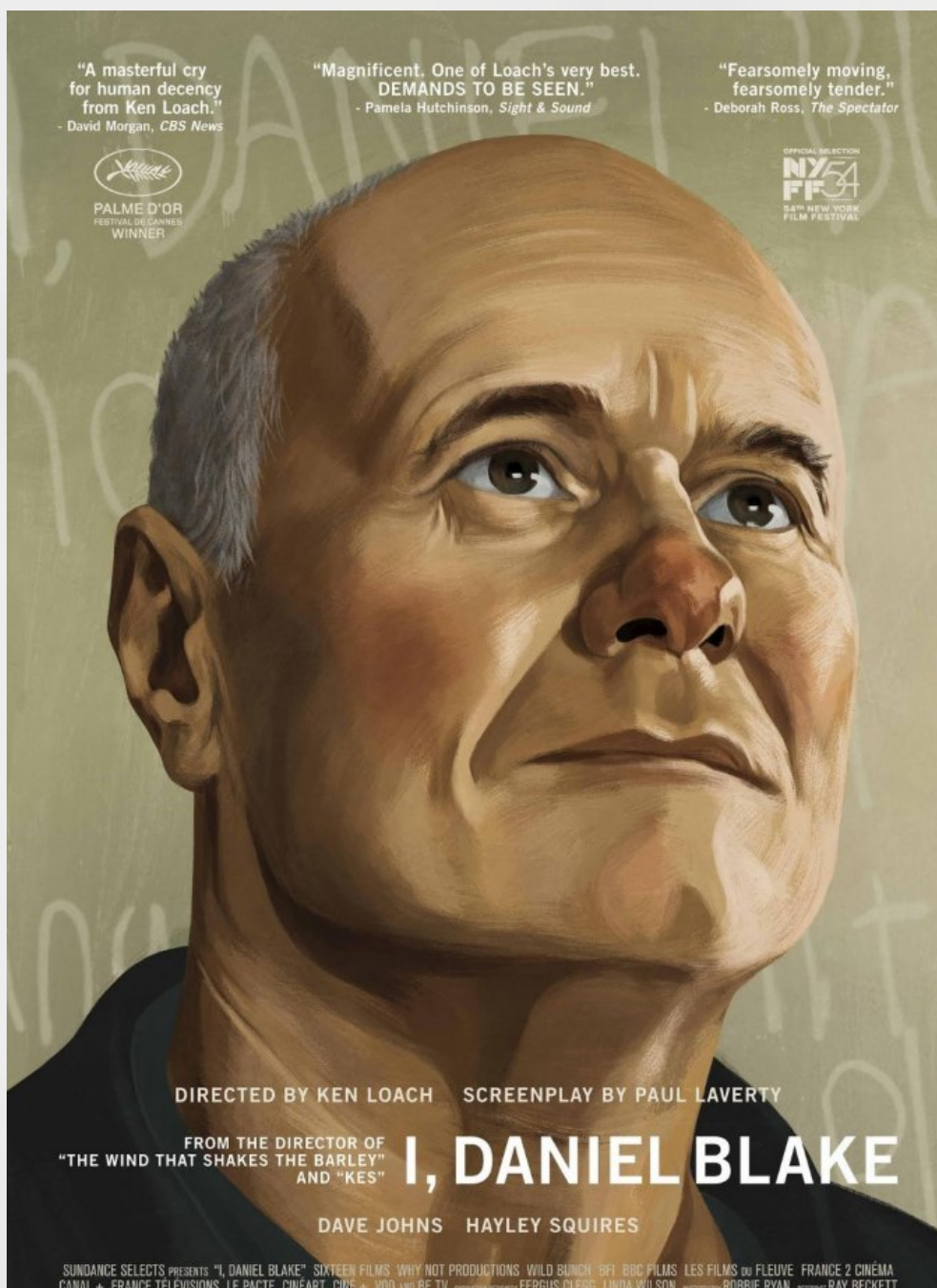
而與他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年輕單親媽媽凱蒂，因為住房政策 (公共租賃住房) 必須離開有親人照應的倫敦，獨自帶著小孩來到新堡。儘管努力生活，卻仍然連基本需求都無法滿足。原先的遇人不淑再加上生了孩子讓她在社會上載浮載沉，瀕臨餓死的邊緣線。布萊克在申請救助金時認識了她，他幫助凱蒂向負責的官員解釋為何沒依約前來，但是冰冷的官員仍是不受理，凱蒂一家人需要再重新排隊等候申請救助。也許是於心不忍，儘管自己也水深火熱，他後來卻成了祖父般的角色，幫助凱蒂一家。

根據GOV.UK，在2013年福利政策改制前，英國針對就業方面的救助分為「就業津貼」以及「求職津貼」，前者是補助無法工作的人，後者是補助求職者找工作。而前者皆有嚴格規定，就業津貼需要經政府所派的健體專員檢查是否符合資

作。而兩者皆有嚴格規定，就業津貼需要經政府所派的健保專員檢查是否符合資格，而求職津貼規定申請者一個月至少要申請10個工作機會，且必須定期與輔導員的面談，如果未做到面談，在三年內領不到津貼。另外，根據BBC報導，在2013年起申請的規定變得更加嚴苛，英國政府也大幅縮減補助金額，這無疑讓許多貧困家庭雪上加霜。根據上面的資料，可以看出制度的僵化及不近人情，缺乏彈性的應變機制。

導演對福利制度的譴責既嚴厲卻隱微，他藉由布萊克罹患心臟病之後與政府機構的互動，打破大眾對領取救助金的刻板印象，同時也帶出底層勞工的心聲。片中並沒有激烈的抗議，卻能深刻的烙印在觀眾心中。

社會就像是一張篩子，不斷地篩掉不適合生存的人，而布萊克及凱蒂一家就是從篩子上掉落的人，政府理應扮演接住他們的安全網，卻沒有如此。





《我是布萊克》封面照。(圖片來源 / [IMDB](#))

拒絕被看作編號 還我尊嚴

科層，意指「一種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依照既定規則持續運作的行政管理體制。」按照規定運作，沒有通融及例外。在片中處理津貼的求職中心就是一個科層組織，在中心裡的員工眼中，每一個申請津貼的勞工是申請表上的一個編號，是電腦系統中的代碼。這樣一個缺乏彈性的制度，容易令人沒有尊嚴地活著。

在布萊克的喪禮上，凱蒂為他唸了原本要上訴的內容：「我不是客戶、顧客，也不是濫用服務的人；我不是規避的人、食客、乞丐，也不是小偷；我不是一個國家保險號碼，也不是螢幕上的小點；我有納稅，一毛不少，也很驕傲能如此；我不諂媚逢迎，但我會直視鄰居的眼睛，適時幫助人家，我不接受或尋求施捨。我的名字是丹尼爾布萊克，我是人，不是狗，因此，我要求我的權利，我要求你以尊重待我，我丹尼爾布萊克，是國民，既不卑也不亢，只是如此。」這沉痛的發言，道盡了對社會福利制度的失望及捍衛權利的決心。

紀錄片《[無人知曉的死亡](#)》做過相似的探討，不過因其確實發生在現實世界，更令人心寒。在瑞士一位領救助金的人，在家裡去世了兩年但卻無人知曉。有親人的他，卻沒有人察覺異狀，儘管他是一位公民，是一個有身分證明的人，在社福制度中卻淪為一個編號，不僅沒有生命，更沒有尊嚴。若是社會福利制度是這樣運行，造成如此多的悲劇，這制度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麼？這耗盡了公民對政府的信任。

善用畫面說故事 打動人心

在片中有幾幕特別觸動人心。凱蒂因為沒辦法滿足日常所需，所以到食物銀行領取日常用品及食物。在服務人員幫他領取食物時，已經餓了好幾天的凱蒂抓了一個罐頭直接吃了起來。在她吃完第一口後，她赫然意識到她的失態，十分無助且慚愧的哭了起來。這一哭，哭進觀眾的心坎裡，也哭出了對社會制度的批判。





布萊克正在安慰因失態感到慚愧哭泣的凱蒂。(圖片來源 / 影劇圈圈)

另一幕是在丹尼爾受不了申請制度而在機構牆上塗鴉的畫面，他在牆上寫著：「我，丹尼爾布萊克，我要求在餓死前排定上訴日期，還要把機構電話裡的爛音樂換掉。」導演利用這一幕來向觀眾表達社福制度的延宕及執程序的無效率，這一幕看似是布萊克的發洩，實則是對政府的強烈批判。

導演善用看似無心插柳的畫面，讓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，達成對制度的控訴，其巧思令人讚嘆。



布萊克在塗鴉後和路人的勝利歡呼。(圖片來源 / 影劇圈圈)

未能顧及全面 卻瑕不掩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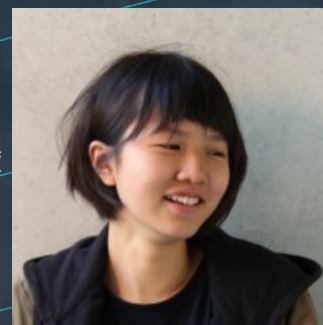
電影中的布萊克是一個被大眾所認知的好人，好人在社會中通常是較壞人容易受幫助的。若是布萊克是個不受大眾認可的人，是不是更加寫實？畢竟，現實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，可以說，在電影中布萊克是個理想型角色，離真實度或許是有距離的。

整體而論，這仍然是部發人深省的電影，肯洛區細膩地以社會底層的視角，批判社福制度的不友善與失能。在這殘酷的時代，《我是布萊克》就像是一道融化冰

山的曙光，為社會福利制度的改變響鳴了號角。



記者 戴葦婷



編輯 甘愷璇